





後漢書卷第四十九

耿弇列傳九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父況字俠游以明經爲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後爲朔調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兵邯鄲弇



後漢書 傳 卷四十一  
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與成帝正統捨此  
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劔曰子與弊賊卒爲降虜耳我  
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  
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犍烏合之衆如摧枯折  
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乂也倉包不從遂亡  
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  
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  
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弇因從  
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  
計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

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  
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向南首柰  
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  
中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况因說  
况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  
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  
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  
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  
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  
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旣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



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與義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末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于光武光武遣末復郡末北還而代令張暉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爲援助光武以弇弟舒爲復胡將軍使擊暉破之末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克爲漁陽太守竝北之

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造牀下請問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



集其大計光武大說乃拜弇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收韋順蔡克斬之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虜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光武還薊復遣弇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

土垠之間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光武卽位拜弇爲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衆以從岑弇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弇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弇進



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況爲脩廩侯乃命弇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以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爲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況復

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弇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



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

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



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足何摧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

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



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  
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  
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  
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  
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  
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  
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  
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  
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  
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

拒隗囂屯兵於漆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歛  
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弇凡所平郡四十  
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况疾病乘輿數自臨  
幸復以國弟廣舉竝爲中郎將弇兄弟六人皆垂青  
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况卒謚烈侯少子霸襲  
况爵十三年增弇戶邑上大將軍印綬罷以列侯奉  
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永平  
元年卒謚曰愍侯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奴於天  
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中  
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隃麋



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爲羽  
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爲河陽太  
守後曹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牟平侯舒卒子襲  
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爲清河  
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爲孝德皇后以妃爲甘  
園大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  
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  
譖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  
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爲林慮侯位至侍中安帝崩閭  
太后以寶等阿附嬖倖共爲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

爵爲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大貴人數爲耿  
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詔封寶子箕牟平侯爲侍中  
以恒爲陽亭侯承爲羽林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  
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風有司奏奪  
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  
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矣  
弁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弁自  
剋拔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  
足以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



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爲黃門侍郎應  
對左右帝以爲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  
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  
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在吏  
人稱之徵爲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  
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莫鞬日逐王  
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  
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  
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

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  
開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爲南  
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  
二十七年代馮勤爲大司馬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  
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  
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二  
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  
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  
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



後漢書 傳 卷四十九  
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詔詣省闈問  
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  
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十五年拜駙  
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秦彭爲副與奉車都尉竇  
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  
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  
王前王前王卽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  
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  
王以爲拜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  
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竝

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  
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  
卽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爵  
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  
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  
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  
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  
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明年秋肅宗卽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  
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置戍已校尉建初元年拜



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觀乘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爲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憲傳封秉美陽侯食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永元二年代桓虞爲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謚曰桓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長子冲嗣及竇憲敗以

秉竇氏黨國除冲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平丞相司直韋況晃畢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罹禍滅者衆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爲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三年憲復出河西以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



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栗邑侯會北單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以夔爲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士後復爲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朔人寇郡界夔追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鴈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爲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奠鞬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

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衆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戩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笞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慨慷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

耿奔



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乃以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巳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巳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爲所歿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棄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疆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

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



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卽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

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



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

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顯賞於是拜爲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爲雒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爲共丞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齋牛酒釋服明年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



後漢書 傳 卷四十九  
牛羊四萬餘頭勒姐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  
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  
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卽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  
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  
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  
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郡  
卒於家子溥爲京兆虎牙都尉元初二年擊畔羌於  
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暉竝爲郎暉字季遇  
順帝初爲烏桓校尉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暉  
率烏桓及諸部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

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  
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  
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  
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後  
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  
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  
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  
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  
龍蛇之章以爲歎息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間  
趙殿醜酒齊城况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北  
凶狄秉洽胡情夔單虜迹慊慊伯宗枯泉飛液

後漢書卷第四十九

後漢書卷第五十

鉅王祭列傳十

鉅期字次况潁川郟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  
嚴有威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  
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從徇薊時王  
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  
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  
曰趣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  
都以期爲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  
房子兵禹以期爲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



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真定宋  
子攻拔樂陽橐肥纍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  
下期先登陷陳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  
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間說光武  
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爲精勇今更始  
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  
精銳之衆以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  
武笑曰卿欲遂前趨邪時銅馬數十萬衆入清陽博  
平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  
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

從擊青犢赤眉於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  
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遂破走之光武卽位  
封安成侯食邑五千戶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  
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謀欲相率反鄴  
城帝以期爲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  
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  
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  
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  
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  
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



後漢書 傳 卷五十一  
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  
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嘆以禮葬  
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  
魏郡以期爲大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  
信義自爲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  
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  
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  
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十年卒帝親臨祔斂  
贈以衛尉安成侯印綬謚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  
統爲建平侯後徙封丹葛陵侯丹卒子舒嗣舒卒子

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父爲郡決曹  
掾霸亦少爲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竒之遣西  
學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  
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克行伍光武曰夢  
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  
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  
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  
洛陽及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從度河北  
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



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懷而還光武卽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虜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

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爵關內侯旣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傳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卽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并將臧宮傳俊兵而以宮俊爲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



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

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旣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見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爲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壘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



界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  
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爲諸軍鋒匈奴左南  
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  
塞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  
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峙不剋十三年增邑  
戶更封向侯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  
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  
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  
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  
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轉輸之

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  
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免  
後數月卒子符嗣徙封軼侯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  
女浚儀長公主爲黃門郎度卒子歆嗣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  
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爲部吏所侵結客殺  
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旣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  
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  
下史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  
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



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賞之以爲刺  
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  
必不私諸卿也尋拜爲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  
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驃騎大  
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  
王梁臧宮等入箕關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弩  
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  
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  
險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  
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

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年春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  
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旣執歎曰讖文誤我乃斬  
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時  
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  
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  
將軍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玄執  
豐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  
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旣執當斬  
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  
曰當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



後漢書 卷三十一  
寵因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向等從天水伐公孫述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備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爲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

及諸將到與囂戰竝敗引退下隴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枸邑大司馬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囂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以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九年春卒於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絝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



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  
親祠以大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  
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  
爵剖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  
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  
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  
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  
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  
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

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  
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  
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  
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新禮羣  
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  
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陽衆兵旣退獨  
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  
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  
身無竒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  
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



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敘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謚曰成侯旣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

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竒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爲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賁令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壘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



和彊盛數入塞殺略吏人朝廷以爲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爲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

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欵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竝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卽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竝入朝貢彤爲人質厚重毅體貌絕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爲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彤乃率勵偏何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



後漢書 卷五十一  
外震讐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旣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劔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十六年使彤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

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旣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爲立祠四時奉祭焉彤旣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彤子孫



後漢書卷第五十一  
多爲邊吏者皆有名稱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青之故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敝也

贊曰期啓燕門霸水滹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抗遼左邊廷懷和

後漢書卷第五十一

後漢書卷第五十一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十一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爲鄉里所愛初爲鄉嗇夫郡縣吏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爲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爲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修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斬之於市以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



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狽不知所向傳聞  
信都獨爲漢拒邯鄲卽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  
能全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卽時開門與李  
忠萬修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執  
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刁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  
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  
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  
世祖從之拜光爲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  
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  
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

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  
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  
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卽降旬日  
之間兵衆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廼遣光歸郡城  
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  
兵盧城頭故號其兵爲城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詡  
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間衆至二十餘萬更始立曾遣  
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詡濟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  
是歲曾爲其將所殺衆推詡爲主更始封詡助國侯  
令罷兵歸本郡刁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



徐兗界衆有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  
爲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因號  
爲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起在平遂度河入魏郡  
清河與五校合衆十餘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  
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是歲更封  
光阿陵侯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師奉朝請其冬卒  
子隗嗣後阮況爲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  
名

隗字仲和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  
宗族收養孤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虎

賁中郎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卽位雅相敬愛數稱  
其行以爲將作大匠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  
兼之至隗廼置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  
爲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內  
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卽位大將軍  
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  
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  
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語在袁  
安傳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爲步兵  
校尉徙封西陽侯屯卒子勝嗣勝卒子世嗣徙封北



鄉侯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父爲高密都尉忠元始中以父任爲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禮修整稱王莽時爲新博屬長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卽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卽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

廣及忠母妻而今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卽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廼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廼還復爲都尉建武二



年更封中水侯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  
從平龐萌董憲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  
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  
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  
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  
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  
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  
病去官徵詣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  
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  
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

萬脩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爲信都令與太  
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爲偏將軍封造  
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  
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剋而病卒于  
軍子普嗣徙封泫氏侯普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親  
卒無子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詔封脩曾孫豐爲曲  
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子國除延熹  
二年桓帝詔封脩玄孫恭爲門德亭侯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爲遼西太守彤初爲王  
莽和成卒正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



爲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  
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  
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  
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  
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  
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  
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  
嚮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  
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古以來亦未有  
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

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  
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  
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  
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  
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  
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  
而止卽日拜彤爲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  
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  
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卽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  
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爲王郎郎所置信



都王捕擊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  
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  
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  
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  
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  
靈壽侯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  
少府是年免復爲左曹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  
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十九年湯卒子某嗣無  
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紹封彤孫音爲平亭侯音  
卒子柴嗣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

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臺侯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  
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因二  
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  
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  
斯近之矣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  
歆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  
廼開門迎世祖以植爲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爲  
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衆十餘萬世祖



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卽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迺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揚擊筑爲歡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植爲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爲驍騎將軍封觀津侯喜卒復以歆爲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喜歆從征伐皆傳國于後向徙封東武陽侯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爲王莽濟平尹純學於長安因除爲納言士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爲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衆純連求謁不得通艾之迺得見因說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于百姓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軼竒之且以其鉅鹿大姓迺承制拜爲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度河至邯鄲純卽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



會王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  
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  
育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訢宿植皆偏將軍使與  
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多降  
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迺使訢宿歸燒其廬舍世  
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  
蓄重賞其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  
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  
在行猶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  
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至鄣世祖止傳舍鄣大姓

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惲純先覺知將兵逆與  
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及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  
江大槍鐵脰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  
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  
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  
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噪彊  
弩竝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世祖明  
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  
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  
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迺以純族人耿



後漢書 傳 卷五十一  
後爲蒲吾長悉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卽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末於濟陰下定陶初純從瓊王郎墮馬折肩時疾發廼還詣懷宮帝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以前將軍從時真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瘦揚爲主揚病瘦欲以惑衆與綿曼賊交通建武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內副等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竝使勞慰王侯密勅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傳舍揚稱病不謁以純真定宗室之

出遣使與純書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衆強而純意安靜卽從官屬詣之兄弟竝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廼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竝封其子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旣治武復欲修文邪廼拜純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



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  
范荆荆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  
四歲時發于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  
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  
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  
年少被甲胄爲軍吏耳治郡廼能見思若是乎六年  
定封爲東光侯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  
所重君爲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  
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  
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常擊之

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大中大夫使與大兵  
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  
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  
年卒官謚曰成侯子阜嗣植後爲輔威將軍封武邑  
侯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侯訢爲赤眉將軍封著武  
侯從鄧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  
內侯者三人爲二千石者九人阜徙封莒鄉侯永平  
十四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  
初二年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爲高亭侯盱卒  
無嗣帝復封盱弟騰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後漢書卷第五十一  
贊曰任邳識幾嚴城解扉委佗還旅二守焉依純植  
義發奉兵佐威

後漢書卷第五十一

後漢書卷第五十二

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列傳十二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往  
來舂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祐  
爲護軍及世祖爲大司馬討河北復以祐爲護軍常  
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  
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  
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以爲偏將軍封安陽侯  
世祖卽位拜爲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  
冬與諸將擊鄧奉於清陽祐軍敗爲奉所獲明年奉



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野  
隨皆平之延岑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  
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大破之臨陣斬成延岑  
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進擊黃郵降之賜祐  
黃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姦將軍侯進輔威將軍耿植  
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丘破其將張康於  
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璽書招  
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勅祐方略祐盡力攻  
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  
祐轎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

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宮會  
擊延岑餘黨陰鄼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爲人質直  
尚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  
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  
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十三年增邑定封  
鬲侯食邑七千三百戶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  
綬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  
諸王爲公帝卽施行又奏宜令三公竝去大名以法  
經典後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  
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



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二十四年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兄伯爲外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爲庶人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演子冲爲高侯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丹以言語爲固德侯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爲上谷長史王郎起丹與況共謀拒之況使丹與子弁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何意二郡良

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爲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緣郎兵迎戰漢軍退卻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世祖卽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爲大司馬者羣臣所推唯吳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勲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吳漢爲大司馬而拜丹爲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定封丹



後漢書 卷三十三  
三  
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  
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  
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  
朱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强弩將軍陳俊左曹  
王常騎都尉臧宮等從擊破五校於蕘陽降其衆五  
萬人會陝賊蘇况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帝以  
其舊將欲令强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  
師但得將軍威重臥以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  
拜命將營到郡十餘日薨子尚嗣徙封余吾侯尚卒  
子苞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絕永初七年鄧太后紹

封苞弟遽爲監亭侯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爲郡吏太守彭寵以梁  
守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  
偏將軍旣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  
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  
敢出兵世祖以爲梁功及卽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  
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玄武水  
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爲大司空封  
武彊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  
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



後漢書 卷五十二  
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爲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齧桑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竝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歛爲河南尹梁穿渠引灌

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衆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義開渠爲人興利旅力旣愆迄無成功百姓怨讟談者謹譁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爲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王英謀反棄市國除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爲中堅將軍常從征伐世祖卽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北擊五校於真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



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  
保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明  
年遣使持節拜茂爲驃騎大將軍擊沛郡拔芒時西  
防復反迎佼彊五年春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攻西  
防數月拔之彊奔董憲東方旣平七年詔茂引兵北  
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  
盧芳將尹由於繁時芳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  
戰軍敗引入樓煩城時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  
寇邊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  
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

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見屯田  
驢車轉運先是鴈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爲尹由所  
略由以爲將帥與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  
詣郭涼涼上狀皆封爲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  
軍吏及平城降民自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  
豪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鴈門且平芳遂亡  
入匈奴帝擢涼子爲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右北  
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  
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爲兵曹掾  
擊彭寵有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邑更封修侯十五



年坐斷兵馬廩縑使軍吏殺人免官削戶邑定封參  
議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  
等謀反減死一等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茂孫  
奉爲安樂亭侯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爲縣吏世祖徇潁川  
以成爲安集掾調守郟令及世祖討河北成卽棄官  
步負追及於蒲陽以成爲期門從征伐世祖卽位再  
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  
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  
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

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  
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  
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  
八年從征破隗囂以成爲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  
還京師九年代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尚等  
破河池遂平武都明年大司空李通罷以成行大司  
空事居府如真數月復拜揚武將軍十四年屯常山  
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  
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  
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爲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擊武谿蠻賊無功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子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桓帝時以罪失國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爲益陽亭侯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

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爲騎都尉謁歸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卽追及於射犬以爲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父侯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餘上將軍印綬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



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爲庶人明年復封爲扶樂鄉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蠻夷徵側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獲其帥徵貳斬首千餘級降者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爲長平侯及大司馬吳

漢薨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以列侯奉朝請三十年定封真侯中元二年卒謚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長迎軍拜爲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以爲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潁川收葬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上謁世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卽位以俊爲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



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徇江東揚州悉定七年卒謚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爲關內侯肅宗怒貶爲關內侯竟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爲高置亭侯

堅鐔字子伋潁川襄城人也爲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捨於盧奴世祖卽位拜鐔揚化將軍封灑強侯與諸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爲反間私約鐔晨開上東門鐔與建義大將軍朱

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殺傷甚衆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黃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修徇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引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修病卒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衆及帝征南陽擊破訢奉以鐔爲左曹常從征伐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卒子雅嗣



後漢書 傳 卷五十二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  
莽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後入綠  
林中遂與漢兵合更始立以武爲侍郎與世祖破王  
尋等拜爲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  
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剋  
旣罷獨與武登叢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  
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驚怯無方略世祖曰將  
軍又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  
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  
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以爲歡復使其部

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羣  
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  
賊不得迫及進至安定次小瀆陽武常爲軍鋒力戰  
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  
而還世祖卽位以武爲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建武  
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  
武楚丘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  
破之會車駕至萌遂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  
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  
爲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囂兵乃退諸軍



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更封郇侯將兵北屯下曲陽  
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  
將軍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爲揚虛侯因留奉朝請帝  
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  
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  
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  
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  
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  
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  
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

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大  
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  
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以中郎將將兵擊武陵蠻  
夷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  
之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  
竇固右輔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涼州  
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亶與  
羌戰斬首六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爲羌所敗死者千  
餘人羌乃率衆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  
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武振



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并前千八百戶永平四年卒  
子檀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永初  
七年鄧太后詔封武孫震爲膠亭侯震卒子側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  
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其佐命亦各志  
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  
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  
乃王道旣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  
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  
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

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  
之地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繼信  
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  
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  
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  
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  
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  
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各將所謂導之以政齊  
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  
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



後漢書 傳 卷五十二  
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竝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竝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

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又庸功是存有來羣后捷我戎軒婉孌  
龍姿儷景同翻

後漢書卷第五十二

後漢書卷第五十三

竇融列傳十三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  
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  
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軍司馬東擊  
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建功男女弟為大司空王  
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  
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  
太師王匡請融為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  
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



拜爲波水將軍賜黃金千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以  
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爲校尉甚重之薦融爲  
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  
祖父嘗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從弟亦爲  
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  
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  
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  
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爲  
言更始乃得爲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卽將家屬而  
西旣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

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  
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竝州郡英俊融  
皆與爲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  
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  
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  
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旣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  
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  
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竝孤立無黨  
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卽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爲  
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



爲敦煌太守庫鈞爲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  
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  
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  
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輒  
自破之其後匈奴懲又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  
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融  
等遙聞光武卽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  
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  
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  
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

効今卽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  
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其土  
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於是  
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歷  
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  
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  
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門  
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  
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  
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



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  
它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  
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  
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  
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甚  
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  
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  
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  
聞虚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  
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

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  
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  
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  
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  
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  
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  
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  
書旣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  
立之情融卽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  
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



後漢書 傳 卷五十三  
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異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關口陳區區友至高平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間行通書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

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効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憤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



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慚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慈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姦又京師



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僞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竝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使人刺

殺張玄遂與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融承制拜曾爲武鋒將軍更以辛彤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執



排進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又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拜弟友爲奉車都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弟

友爲顯親侯遂以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爲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爲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爲褒義侯金城太守庫鈞爲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爲扶義侯封爵旣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竝受爵位又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



傾動京師數月拜爲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

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爲城門校尉兄弟竝典禁兵融復乞骸骨輒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卽其臥內強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爲城門校尉穆子勲尚東海恭王彊女泚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卽位以融從兄子林爲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與竝時自祖及



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永平二年林以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于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

時年七十八謚曰戴侯賻送甚厚帝以穆不能修尚而擁富貴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執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勲以泚陽主壻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宣俱死平陵獄勲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舍十四年封勲弟嘉爲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爲少府及勲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際



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趣執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爲黃門侍郎好覽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中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卽位遷中郎將監羽林士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天下又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十五年冬拜爲奉車都尉以騎都尉耿忠爲副謁者僕射耿秉爲駙馬都尉秦彭爲副皆置

從事司馬竝出屯涼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又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與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城耿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吳



棠坐不至涿邪山免爲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固遂破白山降車師事已具耿秉傳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肅宗卽位以公主修勅慈愛累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增邑三千戶徵固代魏應爲大鴻臚帝以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建初三年追錄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爲光祿勳明年復代馬防爲衛尉固又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貲累巨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謚曰文侯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無

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勲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兄弟親幸竝侍官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執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又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



後漢書 傳 卷五十三  
氏田宅爲言今貴主尚見在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  
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  
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和帝卽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  
肅宗遺詔以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竝中常侍  
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  
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以爲大傅令百官  
總已以聽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  
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  
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

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  
劾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齊殤王子  
都鄉侯暢來弔國憂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  
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  
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官省之權遣刺客殺  
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  
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  
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  
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  
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



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  
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  
將萬餘騎出蒲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  
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柁陽塞皆會涿邪  
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  
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  
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  
渠北鞬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  
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鞬等  
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

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  
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  
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  
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  
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  
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  
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遂陵高關下鷄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  
尸遂以染鍔然後四枝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  
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



後漢書 傳 卷五十三  
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  
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  
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  
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  
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奠其邈兮  
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嵎熙帝載兮振萬世憲乃班  
師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  
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  
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  
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

人之福單于喜悅卽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  
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  
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  
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卽五原拜  
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  
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  
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  
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  
旅還京師於是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



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是時篤爲衛尉景  
瓌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  
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  
固讓不受舅氏舊典竝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  
萬戶篤鄜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  
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待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  
爲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諸儲王等款居延  
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  
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匈奴所  
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

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  
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  
知所在憲旣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  
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  
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壽樂恢竝以  
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篤進位  
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景爲執金吾瓌光祿勳權  
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爲尤甚奴客緹騎  
依倚形勢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  
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



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就朝位瓌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爲魏郡遷潁川太守竇氏父子兄弟竝居列位克滿朝廷叔父霸爲城門校尉霸弟襄將作大匠襄弟嘉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旣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皆相交結元舉竝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爲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

有差憲等旣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本郡瓌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稟假貧人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初竇后之譖梁氏憲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徙九真還路由長沙逼瓌令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三年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



萬全少子章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大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覺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惡甚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爲

虎不用則爲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康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竝爲貴人擢章爲羽林郎將遷屯騎都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竝



貴各有賓客多交構其間章推心待之故得免於患  
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  
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  
安二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  
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贊曰惘惘安豐亦稱才雄提挈河右奉圖歸忠孟孫  
明邊伐北開西憲實空漠遠兵金山聽笳龍庭鏤石  
燕然雖則折鼎王靈以宣

後漢書卷第五十三



